

方
勇
著

子藏

莊子書目提要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子藏

莊子書目提要

方勇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子藏·莊子書目提要 / 方勇著.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013-5565-5

I. ①子… II. ①方… III. ①先秦哲學—研究②《莊子》—圖書目錄
IV. ①B220.5②Z88: B223.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5) 第052433號

書 名 子藏·莊子書目提要
著 者 方 勇 著
責任編輯 張愛芳 廖生訓
裝幀設計 九雅工作室

出 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 行 (010)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傳真) ,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裝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開 本 710 × 1000毫米 1/16

字 數 449千

印 張 29.5

書 號 ISBN 978-7-5013-5565-5

定 價 260.00圓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目錄終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內篇

逍遙遊

魏牛曰逍者自物遠有也。魏牛曰逍者自物遠有也。魏牛曰逍者自物遠有也。

齊物論

夫小大之辨，唯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各當其分。逍遊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則心居也，至于無已，已而無功，則天多矣。知逍遊者，先天下而為鳥，其名為鵬。

養生主

養生主論，論養生之道，以庖丁解牛為喻，說明養生之要。

德充符

德充符論，論德行之充，以魯有初、魯哀公問為例。

大宗師

大宗師論，論道之廣大，以巫咸、西伯伯、自問為例。

天地

天地論，論天地之廣大，以無名氏問為例。

人間世

人間世論，論處世之道，以魯哀公問為例。

漁父

漁父論，論漁父之漁，以漁父問為例。

列御寇

列御寇論，論列御寇之御，以列御寇問為例。

王侯沐曰：此篇直述，體大小，亦乃詳。日文字一，頭一節，結語雖不倫。黃宏道曰：此篇所及，古之五聖，人知一已，之體盡不，足以窮天，道也。故本以一已之。



分章標題南華真經卷第十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

附摩 德明音義

比于戮 狂子狂

伍員流 于江

于蜀 其弘死

陰陽錯 行則天 地鉅

致俱不可必也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无對於天下然人主莫不後外物无所用心焉若乃有所執為者諒亦无時而妙矣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比干箕子箕子狂狂惡來死紂紂亡之所

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伍員其弘死于蜀藏其

血三年而化為碧精識之至化焉呂氏春人親莫不欲其子

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无心而推心物性變所適李云勝

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益

大槐所謂錯行也音駭又音該又胡待反水中有火則燄火有甚憂

兩陷而无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无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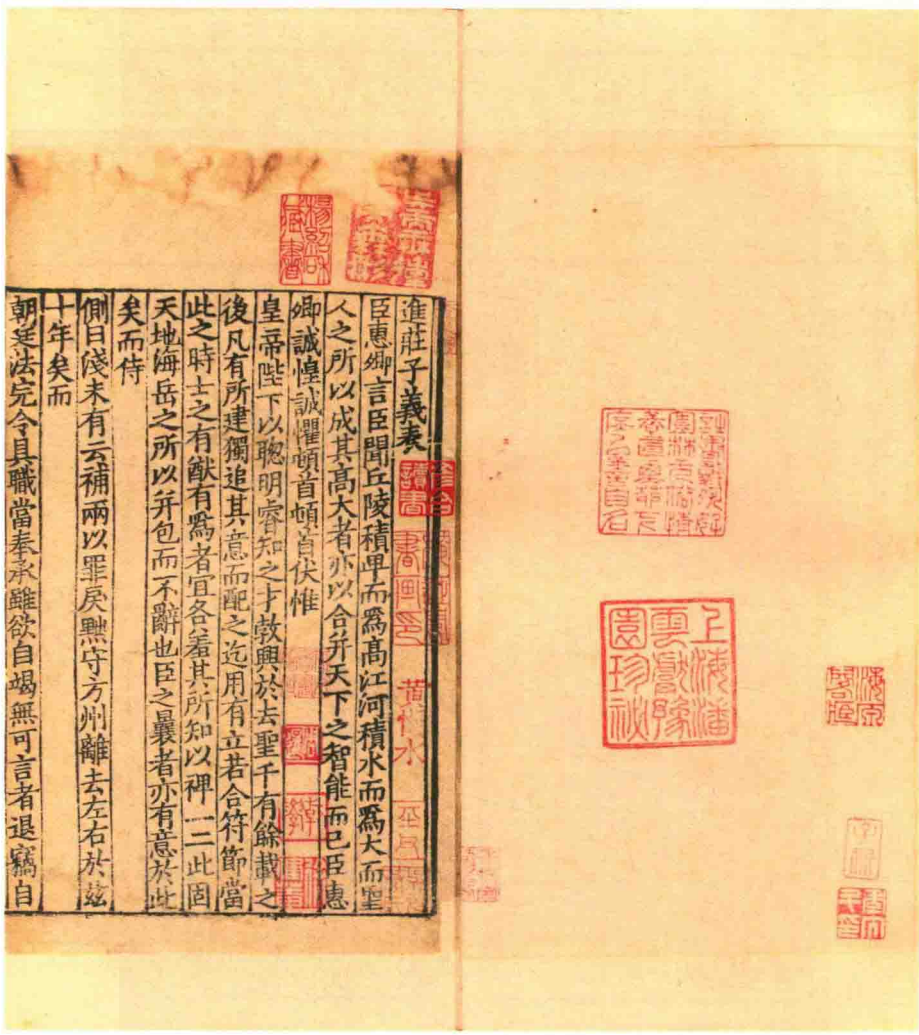
陳里罇不得成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

心若縣於天地之間希

柱允反徐救轉反李餘准反司馬云墮罇讀

曰神融言怖畏之氣神融兩盜不安定也

分章標題南華真經十卷 (晉)郭象注 (唐)陸德明音義 勞健題款 宋刊本



進莊子義表
臣惠卿言臣聞丘陵積卑而為高江河積水而為大而聖
人之所以成其高大者亦以合并天下之智能而已臣患
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睿知之才敦興於去聖千有餘載之
後凡有所建獨追其意而配之施用有立若合符節當
此之時士之有猷有為者宜各羞其所知以裨一二此固
天地晦岳之所以并包而不辭也臣之曩者亦有意於此
矣而侍
側日淺未有云補兩以罪戾黜守方州離去左右於茲
十年矣而
朝廷法完令具職當奉承雖欲自竭無可言者退竊自

到書
園林
春
家
書
自
石

王
雲
園
珍
祕

國
學

中
書
印

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十卷 (宋) 呂惠卿撰 (明) 文彭
吳元恭題款 金大定十二年 (1172) 刊本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第九卷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南華真經卷第一

郭象子玄註

陸德明音義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音義曰內篇內者對外立名說文云篇書也字從竹從非者草名耳非也遺音銷亦作消遙如字亦作搖遙如字亦作游逍遙遊者篇名義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夫音符揚直良切稱尺證切童丁浪切分符問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鯨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

十種百鍊為書
字句無一不妙
力勁而色深潤
踏而味永

南華真經十卷

(晉)郭象注

(唐)陸德明音義

(明)孫鑛評點

明世德堂刊本



解莊卷之一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部云此篇極
意形容致廣
大道理令人
展拓胸次空
諸所有一切
無累然後進
道又恐人疑
無用復結以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

解莊

卷之一

一

陽用脩曰逍遙
遊盡性也

篇法

鯢鵬安化之篇
只是形容胸中
廣大之樂益爾
五人見小亦有

南華經卷一

內篇

宋林希逸口義

劉頊溪點校

晉子玄部象註
輯諸名家評釋
明王鳳洲評點
附陳明卿批注



逍遙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
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

當其分逍遙一也豈
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

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

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
曲與生。說自不寄。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南華經卷一

南華經十六卷 (晉)郭象注 (宋)林希逸口義 劉辰翁點校
(明)王世貞評點 陳仁錫批注 明吳興凌君寔刊五色套印本

《子藏》總序

方 勇

宇宙綿邈，喑高才之陵替；時世移易，唯百家之代興。信乎諸子之爲顯學也！方今海內右文圖治，操觚懷鉛之士，希風前秀，爭崇國學，穿穴百氏，出入九流，不唯後生小子，皆翕然從風，抑或百工商賈，亦欣然景慕矣。乃華東師範大學，敢以振興文教自任，啓動《子藏》工程，蒐天下之遺籍，極百家之大觀，其霑溉子學，嘉惠來茲，蔑以加矣。今值是書成編，揆以古例，用製序文，以弁簡端云爾。

昔周道既微，諸侯放恣，上下失序，九流並作。孔丘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修《春秋》，闢私學，哀其遺言，是爲《論語》。孟軻聞其風，慕而悅之，私淑有得，斯有《孟子》。老聃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知雄守雌，知白守辱，因有《老子》。莊周以虛遠之說，恣縱之言，卮之寓之，重之覆之，遂成《莊子》。墨翟用夏政，倡兼愛，崇節儉，而《墨子》出焉。荀況尊孔氏之學，采衆家之長，而《荀子》備焉。若斯之儔，後先接踵，皆英才特達，奮其智慮，騰口舌以競辯，著文章以立說，乃中土學術之源頭，華夏文化之瑰寶也。

逮嬴政即位，滅典禁學，唯韓非、李斯，相繼鳴高，而百家競唱，頓失聲響。漢承秦政，亦鄙文事，然經世致用之學，廷議對策之文，實因君主望治，固已應運而生。若賈誼《過秦》《治安》，晁錯《賢良》《貴粟》，不讓戰國之縱橫；陸賈《新語》、賈氏《新書》，比美諸子之盛藻。方是時也，文帝、竇后，推尊黃老，風被草上，士臣效焉。淮南劉安，廣致門客，

纂成《鴻烈》，思以「統天下，理萬物」（《淮南子·要略》），旨近老莊，而博采孔、墨、陰陽、申、韓、黃老之學，至此而集大成。洎漢武改運，一尊儒術，諸家之說，悉摒弗用。迨元、成以還，揚雄著《法言》，王充成《論衡》，發論煌煌，復振子學。漢季士尚橫議，王符作《潛夫》，荀悅張《申鑒》，踵武前修，經綸天下，無愧百家，諸子於是乎騰聲，著述以此而增價。

爰及魏晉，士習苟安，虛慕玄遠，爲學空追柱下，博物不離七篇。何晏、王弼之倫，依傍老聃，啓玄風之溟溟；嵇康、阮籍之儔，寄情莊周，避世情之炎炎。向秀、郭象之輩，雖乏奇藻，唯雅尚《莊子》，自有會心；司馬、崔譔之徒，咸有根柢，訓詁《莊》書，類多可述。凡此皆道家之餘響，俗世之殊韻也。嗣後南北懸隔，王道淪失，百家之書，學者未遑，非力有不逮，實世風之日替。然中流有在，綿綿若存，若葛洪《抱朴》，意新辭茂；元帝《金樓》之推《家訓》、佚名《劉子》，皆識見非凡，不讓前秀。

李唐尊佛老，崇釋道，收士人之心，廣開科第，《老》《莊》《列》《文》，並駕六經，治子之風日盛，注述彬彬而出。然此爲梯進之媒，實非中心好之，固與魏晉玄士有間矣。趙宋謀國，權術是依，承安三教，意非進取。太宗、徽宗，寄心道流，而名士荊公、子瞻之倫，皆助瀾推波。是以老莊復興，闡述者衆，若陳景元、呂惠卿、王元澤、林希逸、褚伯秀，咸有可述。然正議格辯，亦復高漲。呂公著上書請禁，以爲：「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宋史·呂公著傳》）葉適則謂：「蓋周之書，大用於世者再，其極皆爲夷狄亂華、父子相夷之禍，然則楊、墨、申、韓之害，曾不若是之遠已！」（《水心先生別集·莊子》）固知老、莊、楊、墨、申、韓之跡未替，與儒學並世而異流矣。

明正德以還，王守仁高張宗旨，與朱子殊科。其後天下從風，若楊慎、焦竑、李贄、方以智者，天資既非尋常，而筆底風雲，或以佛老通義理，或由莊周自照心，老莊浸盛，一時沛然不可禦者矣。而傅山力倡「經子不分」（《雜記三》），以爲「有子而後有作經者也」（同上），持論高曠，足以動俗。其於《老子》《莊子》《列子》《管子》《墨子》《公孫》《鄧析》《荀子》《鬼谷》《亢倉》《尹文》《鶡冠》《商君》《淮南》，靡所不究，豈非近代子學之先聲耶！

清帝石文，但嚴於防備，爲政多忌，禁網重罹。故士憚不意之殃，下筆謹慎若寒蟬，放言之未敢，豈高論之煌煌！

全身之計，唯耽樸學，此不得不然。高士若盧文弨、王念孫、洪頤煊、俞樾之儔，姚文田、江有誥、馬國翰、孫馮翼之輩，皆智在上人，學通四部，咸屹屹於辨音，肆意於考訂，孜孜於鈎韻，窮年於輯佚，無分經、子之畛域，一視而同仁。子學駁駁，同並經史，樸學實與有力焉。至於辭章之士，貝錦於百家，妙析文理，翫之不已。若林雲銘、宣穎、胡文英、劉鳳苞皆其儔也。清社既屋，政體更易，國運殊艱，禁網難張，兼以西學東漸，觀念開放，論述恣縱，橫議隨心，亦勢所必然。如章炳麟、劉師培、聞一多、錢穆、馮友蘭、于省吾、王叔岷、陳奇猷諸公，或以其襟抱之寬博、氣度之恢奇，或以其視界之宏遠、思維之深邃，奮書申志，遙接華夏學術之慧命，鋪議精義，大明九流乎西學湯湯之時；提振子學，百家之說洋洋乎大興，厥功偉矣。

清季新學肇興，民智大張，承學之士，皆思撰述，或倡『西學源於諸子』之論，務欲張揚國粹。鄒伯奇以泰西科技、宗教、文字濫觴於《墨子》，薛福成以西洋電學、化學權輿於《莊子·外物》，張自牧以西人算學、重學、數學、聲學、熱學、光學、電學、化學、醫學、天文學、氣象學、地理學、機械學、測量學、植物學出自《墨子》《關尹》《淮南》《亢倉》《論衡》。鄧實《古學復興論》則謂：『墨荀之名學，管商之法學，老莊之神學，計然、白圭之計學，扁鵲之醫學，孫吳之兵學，皆卓然自成一家人言，可與西士哲儒並駕齊驅者也。』如斯之類，皆有激於時，持論雖偏，無補於學術，然推挹九流，用昭萬邦，用心可謂良苦矣。

百年以來，地不愛寶，逸文故書，時有出土，關乎諸子者，在在而有。若敦煌之《老》《列》《莊》，黑水城之呂惠卿《莊子義》，馬王堆之《老子》，定州之《文子》，銀雀山之《孫子》《孫臏》《六韜》《尉繚》，雖殘損不完，亦可補上古文獻之不足，訂傳世文書之訛誤，其爲用也亦大矣。

觀夫百家競聲，流漑無已，至於近世，新境別開，動人心魄。其形諸文字，足以充棟，於六藝以外，蔚爲大國，而於中土文化，影響至巨，且至深也。歷世通才碩學，或嗜古耽文者，豈能自外於此乎？

昔者莊周，慨百家衆技之蜂起，憫道術將爲天下裂，乃奮著《天下》之篇，放眼古今學問，歷敘其淵源之所自，風流之所及，舉凡墨翟、禽滑釐派，宋鉞、尹文派，彭蒙、田駢、慎到派，關尹、老聃派，莊周派，惠施、桓團、公孫龍派，

靡不較論，褒貶偏至，歸宿大道。評較諸子，此爲濫觴。荀況明道，著爲《解蔽》，深譏諸子之偏弊，以爲「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雖見機穎，未必服人；復爲《非十二子》之論，大類訶詈，皆有所激，難稱持平。唯其評騭諸子，流別部居，區分學派，若它囂、魏牟派，陳仲、史鱣派，墨翟、宋鈞派，慎到、田駢派，惠施、鄧析派，子思、孟軻派，仲尼、子弓派，臚陳列示，類多可徵，振響莊周之後，宜乎與《天下》並傳。其門人韓非，著《解老》《喻老》，融法人老，變混宗旨，曲柱下以非其義，意未深接，難免有狂躁之譏。然治老之作，實導乎此也。

炎漢司馬談，著爲《要指》，範圍學藝之名實，綜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司判得失，先秦學術，大體粗定。劉歆復撰《七略》，增益縱橫、農、雜、小說，定爲十家。此百氏分合之歸宿，家數定稱之厥初也。班固《藝文志》深探本源，論定諸子皆起於「王官」，曲承莊周《天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之論緒，觀流溯源，唯義說爛漫而無可徵信。然於儒術得令之際，敢次列儒家於諸子之間，足見學術公論，不爲利祿所淹殺也。孟堅詮敘諸家，雖辟猶水火，然相滅亦相生，誠見理識。至於書錄，儒家五十三，道家三十七，陰陽家二十一，法家十，名家七，墨家六，縱橫家十二，雜家二十，農家九，小說家十五，統四千三百二十有四篇。十家著述載錄，蓋云備矣。百世之下，班《志》所述，稽古猶須賴焉。

典午以後，簿錄雲構，鄭默《中經》、荀勗《新簿》、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劉遵《梁東宮四部目錄》，多承前志，別類各殊，然大勢所趨，則合爲四部，所謂甲、乙、丙、丁是也。迨《隋志》修纂，參酌先例，定名經、史、子、集，以代甲、乙、丙、丁，後世式焉。其子部則并班《志》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所謂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歷數、五行、醫方諸類是也。爾後簿錄相承，遞爲損益，見備《四庫》，若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演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咸歸子部，所謂「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敘》）

六朝以還，道術承變，頗思頡頏儒釋，羽流不甘，亦廣訪秘典，博搜奇編，彙爲道經。始則劉宋陸修靜，總括三洞，

校理目次，成《三洞經書目錄》。唐人復輯《三洞瓊綱》，遞至趙宋，《寶文統錄》《大宋天宮寶藏》《政和萬壽道藏》之集，煌煌矣。金、元刊刻，板亦漫滅。今存明正統《道藏》，收錄凡五千三百零五卷；萬曆《續道藏》，凡一百八十卷，皆道典之總彙。清彭定求《道藏輯要》、閔一得《道藏續編》，近世守一子《道藏精華錄》，續有增補。而諸子遺編，其涉道術者亦錄其中，文獻有存，則藏之爲用亦大矣。

宋龔士高始輯《五子纂圖互注》，所錄五書，一曰《纂圖互注老子章句》，二曰《纂圖互注南華真經》，三曰《纂圖互注荀子》，四曰《纂圖互注揚子法言》，五曰《文中子》。後此以往，叢刻叠見。明李瀚《新刊五子書》、歐陽清《五子書》、張懋家《楊升菴先生評注先秦五子全書》、許宗魯《六子書》、顧春《六子書》、陶原煥《六子全書》、謝汝韶《二十家子書》、陸明揚《紫薇堂四子》、吳勉學《二十子全書》、史起欽《諸子纂要》、董逢元《四子全書》、陳楠《四子書》、黃之宥《二十子》、張登雲《中立四子集》、閔齊伋《三子合刊》，皆明人標榜家數之遺風；復有周子義《子彙》、馮夢禎《先秦諸子合編》、方疑《且菴初箋十六子》、佚名《合諸名家批點諸子全書》、汪定國《諸子褒異》、歸有光《諸子彙函》，清有吳鼎《韓晏合編》、王子興《十子全書》、王纒堂《廿二子全書》、馮雲鶴《聖門十六子書》、崇文書局《子書百家》、浙江書局《二十二子》、鴻文書局《二十五子彙函》、育文書局《子書二十八種》，民國有五鳳樓主人《子書四十八種》、陳乃乾《周秦諸子斟注十種》、國學整理社《諸子集成》，則學術爲宗，入門稱便。若斯之類，陳陳相因，或采擇未精，或板刻漫漶，然其別裁分體，或配隸自殊，或橐函衆家，或籠罩百氏，不唯惠及學人，即今從事編纂，亦可酌采其法，漁弋其所錄之文也。

縱覽千祀，詳觀衆志，目錄所載，子部所列，不啻充棟汗牛，抑亦塞乎區宇矣。然歷世編錄，子部所收，端緒茫如，最稱龐雜，舉凡凌雜不倫，無可附麗者，皆可強入之，不足以爲準式。且儒者用心，排斥異端，官方纂輯，六藝爲先，子書非所矚目也。若《四庫》標榜『全書』，所收《管子》《晏子》《老子》《莊子》《墨子》《商君》《荀子》《韓子》《呂覽》《淮南》《白文本》，與乎相關研治之著作，僅得數十。宋明以還，雖好事者恒有，動輒災梨禍棗，刊爲子書叢編，亦不過攫要摘精，豈可窺其大全乎！兩岸隔絕之日，臺灣有嚴靈峰者，用展襟抱，旁搜廣輯，日有孜孜，於《老》《列》《莊》《墨》《荀》《韓》諸子，所得甚夥，影印成編，彙爲《無求備齋諸子集成》，功駕前人之上。然嚴公以一己之力，雖眊勉從事，蓋有不支焉。

且以一水相隔，子學卷帙所儲，實以大陸爲富，而得之爲難，豈可諧其夙願！又爲技術所限，所印六子集成，模糊不清者，蓋居其泰半，學人多病之，可爲歎息者也。

今海內昇平，文運昭回，凡志懷天下者，莫不欲高翥青冥，周覽八極，收古今政道人生之智慧，綜歷代成敗得失之經驗，鑒別中西學藝，重建強國話語，亟思奮勵，所以修齊而治平也。華東師範大學，用敢以振興文命自任，以副天下之望，遂勉先秦諸子研究中心垂意，廣徵高識學人，蒐四方遺文，綜百家大觀，嘉惠學人，貽功來葉。予雖不敏，豈敢不勉！先是創辦《諸子學刊》，用弘斯業；繼而編纂《子藏》，求全且精，庶或無愧於古人，而來業知所歸。年前春三月，禮邀宿儒碩學，共論滬上。大德如傅璇琮、卿希泰、陳鼓應、許抗生、陸永品、王水照、蕭漢明、張雙棣、趙達夫、鄭傑文、張湧泉、廖名春諸先生，皆慷慨相持，莫不奮言，學人共識，皆融此際。未克與會之李學勤先生，欣然惠賜雅論，亦云：『如能彙集成爲《子藏》，實在是功莫大焉。』是知編纂《子藏》，乃人心之所向，爲時代之事業，以故當下起行，一往無前也。夫『子藏』者，言網羅放佚，次第編摩，俾子學遺籍，盡彙一藏也。『藏』爲儲物之所，佛典之總謂《佛藏》，道經之彙稱《道藏》。今總彙子學遺編，則謂之《子藏》也。蓋漢孝武以還，儒術獨尊，莫與比盛，公私冊府，皆皮藏其籍，而他家子書，則多散佚，難以尋覓，故采掇蒐羅，彙爲一藏，與天下共之，其嘉惠學林也甚溥矣哉！

劉總云：『諸子者，人道見志之書。』（《文心雕龍·諸子》）誠哉斯言！然披觀志錄，子部配隸，殊有可議。如《漢志》所列『農家』，多勸農桑，或言耕稼之書，『小說家』則有《周考》二十六篇，班固自注曰『考周事也』，亦非『人道見志』之書明矣。《隋志》合《漢志》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而爲『子部』，歸攝天文、歷數、五行、醫方，此皆方術，殊非見志。《四庫》『子部』，旨在兼包，采擇失統，諸如推步、算書、數學、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書畫、琴譜、篆刻、器物、食譜、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雜事、異聞、瑣語，無所不包，門類有失於冗雜。然沿用已久，積非成是，見諸《中國叢書綜錄》。準是以求，則津逮多迷，雜學充斥，而子學『人道見志』之旨，益惑於簿錄。今之治子學者，若尤而效之，援爲法戒，則必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矣。

若乃觀諸叢刻，宋明以降，『子學』固與『子部』別矣。其中尚見疑似者，如王纘堂《廿二子全書》錄《古三墳》一卷、

《忠經》一卷、《農說》一卷、《佛說四十二章經》一卷、《葬經》一卷、崇文書局《子書百家》錄《齊民要術》十卷、《焦氏易林》四卷、《燕丹子》三卷、《山海經》十八卷、《海內十洲記》一卷、《搜神記》二十卷、《博物志》十卷、浙江書局《二十二子》錄《竹書紀年統箋》十二卷、《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皆非入道之書，亦無關見志。唯嚴靈峰輯《無求備齋諸子集成》，並《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去取之間，頗具識力，足資參詳。

揚摧古今，參稽舊說，折衷群議，雜以私意，輒以爲《子藏》之「子」，當取思想史「諸子百家」之「子」，而非因襲目錄學「經、史、子、集」之「子」也。善乎章炳麟《諸子略說》所言：「所謂諸子學者，非專限於周秦，後代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爲主。」持是以求，本藏所錄，非止先秦，其漢魏六朝之子書，並歷世學人校覈、注釋、研究專著，皆蒐羅盡備。故子書正言，可得而理，曰：《老子》《莊子》《墨子》《子華子》《管子》《鬻子》《晏子》《鄧析子》《文子》《尹文子》《亢桑子》《惠子》《公孫龍子》《曾子》《子思子》《孔子家語》《孔叢子》《商君書》《慎子》《申子》《尸子》《鬼谷子》《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三略》《素書》《關尹子》《鶡冠子》《陰符經》《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新語》《新書》《淮南子》《春秋繁露》《鹽鐵論》《新序》《法言》《太玄》《桓譚新論》《白虎通》《論衡》《獨斷》《中論》《申鑒》《昌言》《傅子》《抱朴子》《金樓子》《劉子》，流別清晰，皆子學之本體。若以思想史言之，儒術本爲子學，視彼《漢志》，即以《孟子》入諸子。訖乎「五四」，儒學受挫，學者堅稱，《論語》《孟子》，亦莫非子學，故《諸子集成》以置簡首。以彼例此，《子藏》亦當錄之，方可名副其實，而此二書，亦體有所適，義有攸歸焉。至於歷世校覈、注釋、研究專著，錄止於民國卅八年，而出土簡帛，其有闕乎諸子者，則下限無隔。

《子藏》之纂，要義有二，一曰「全」，二曰「精」。「全」也者，即凡例合收錄原則者，務必蒐盡無餘，俾世之治是學者，得盡窺全豹焉。「精」也者，仿《四部叢刊》之法，版本必善，務欲精益求精，庶無貽譏於大方也。故手稿、抄本，蒐輯具備，用昭冊府；諸印本並存者，則較善甄擇，然後去取焉。明清以還，傳學多有眉批、圈點，皆足見讀者會心，若標點整理，或僅摘版心，縮小影印，則大失原意，此學者之所病也。《子藏》版面，設爲十六開本，原大影印，以存本真，不施點畫，以免重蹈諸叢編之失。全藏收書，約計五千。今視阮孝緒《七錄》，析「子兵錄」爲十一部，若「儒部」「道部」「法部」「名

部『墨部』『雜部』『兵部』是也；又《道藏》分『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乙』諸部，佛藏亦多分部以統衆經。故《子藏》特設諸『部』，以標識各家，分攝衆子，亦利分輯刊行，士林稱便焉。並爲衆著，各製提要，按子系列，先出單行之本（較小系列作適當合并），後則彙爲總目提要。提要其備，務求準確簡要，著者生平、世次、爵里，悉爲臚列，以爲知人論世之資；簡述內容，大體先存焉；詳敘版本流變，讀者知所用力焉。

然則《子藏》之纂，廣蒐博采，薈萃群籍，若渤海納百川之流，太倉聚萬斛之粟，自有子書以來，無有如斯之富有美備，蔚然稱盛，不特策府藉資充盈，用垂久遠，凡四方治子學者，蓋不俟於遐搜之力，患乎旁稽之艱，亦可愜意贖心，足資觀覽矣。唯工程浩大，周折殊多，且是非交至，弗暇接將。然一意學術，雖千萬人，吾往矣。志意既立，則義無反顧；兼且諸路（涉及文學、史學、哲學、文獻學等）學者之鼎力支持，四方同仁之通力合作，公私茂藏，若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等，莫不相助，編纂遂稱順利。信乎夫子之言，德不孤，必有鄰也！

辛卯（2011年）仲秋謹撰